

反美時事學習叢

反美與爭取民主鬥爭 日本勞動人民的

Я. А. 別爾茲涅爾著

彭 菊 人 譯



反的民人動勞本日
爭鬭主民取爭與美

(著動勞本日後戰"名原)
("爭鬭的量力主民與況狀)

著爾涅茲甫別 • А • Я

譯 人 菊 夢

行刊屋書報作

1 9 5 1

日本勞動人民的反美與爭取民主鬭爭

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

原 著 者

Я. А. 別甫茲涅爾

譯 者

彭 菊 人

發 行 人

姚 達 子

發 行 所

作 成 書 屋
上海延安中路六一〇號

經 售 處

聯 營 書 店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印 刷 者

天星外託印刷公司
上海泰興路四一六號

定 價

六 千 元

版 權 所 有 · 不 准 翻 印

目次

序言	三
一 勞動者狀況	五
二 無產階級在日本人民爭取人民民主與民族獨立鬥爭中的領導權・共產黨乃是戰爭期間日本勞動者解放鬥爭的領導者	二四
三 戰後工人運動的強大陣容	三三
四 爲民主主義的勞動立法而鬥爭	四〇
五 日本無產階級戰後的罷工鬥爭	四八
六 反動派對民主力量進攻的加強	五九
七 共產黨乃是日本人民爲和平、獨立與民主而鬥爭的鼓舞者與組織者	九九

序 言

在我們的抗美援朝運動日益擴大深入、日益具有全國規模和全民性質的現階段，我們翻譯Я·А·別甫茲涅爾這三本小冊子，作為我們出版工作者在反美運動中所應盡的一分微力，貢獻於全國讀者之前。

這三本小冊子，「美國在戰後日本的帝國主義政策」，「美帝對日本經濟的奴役」及「日本勞動人民的反美與爭取民主鬥爭」，譯自蘇聯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一九五〇年九月付印的「日本的獨佔資本」一書的最後三章。本書由蘇聯經濟學博士К·波波夫主編，經科學研究院編輯出版委員會審定，是近年來我們所看到的關於研究日本經濟問題的一本材料最豐富、研究最深刻、同時戰鬥性最強的好書。最後三章，係闡明日本投降後美帝如何扶植日本反動勢力，奴役日本廣大人民，以及將日本的政治經濟全面法西斯化，並控制於日本

反動政府及美日壟斷資本家之手，而這一切，均爲戰販麥克阿瑟及其華爾街老板們的得意傑作。更重要的，是闡明了日本工人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，縱然在日益增強的法西斯恐怖下，其反對美帝與爭取民主解放鬥爭的潮浪，却空前增長起來，而覺醒的日本勞動人民，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之下，已成爲全世界人民民主力量的有力隊伍之一。

由於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，由於日本人民的反美鬥爭，今天戰販麥克阿瑟在美國反動派的內部矛盾和衝突之中倒下去了，但美帝的侵略陰謀並沒有因此而絲毫放鬆，反而正在加緊企圖實現對日單獨媾和的陰謀。

親愛的讀者同志們！在沒有將美國強盜全部趕下海去以前，我們抗美援朝的任務是不會終止的。爲更進一步認識美帝的侵略本質，包含在這本小冊子裏的豐富內容，將大大有助於我們的反美時事學習。

一 勞動者狀況

日本政府戰後的經濟政策，歸根結蒂不外是：把國家恢復經濟的全部重荷，都轉嫁在勞動階級的肩膊上。因美國佔領者掠奪式的統治之結果，甚至日本工人與職員之戰前殖民地的工作水平，在戰後都變成了難以實現的理想。

根據內閣統計局的材料，一九四七年的實際工資，平均爲一九三四—一九三六年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二七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也祇達到這個水平的百分之四七。（註一）

日本勞動者的物質狀況，不僅比戰前期間惡化了，甚至比半饑餓的戰爭期

（註一）『Nippon Times』，一九四九年，四月十七日。

間都惡化了。日本政府在一九四七年的「白皮書」(註二)中報道，戰前日本的糧食消耗，平均每個人每日爲二、一五〇熱量及七五格蘭姆蛋白質。

在戰爭期間，即如下面統計表所示，情況便改變了。

戰爭期間糧食供應的變動(一九四一—一九四五年)

年 代	每人每日的熱量消耗	每人每日蛋白質消耗的格蘭姆
一九四一	二、一〇五	六四・七
一九四二	一、九七一	六〇・二
一九四三	一、九六一	六〇・六
一九四四	一、九二七	六一・二、
一九四五	一、七九三	六五・三

關於戰後消費的變動，可根據下表加以判斷。

戰後市民糧食供應的變動(一九四五—一九四九年)(註三)

(註二)全上，一九四七年，七月十六日。

年 月	主要糧食(穀與馬鈴薯)的供給率, 單位合(註四)	實際供給量, 單位合	供給每個人的熱量	其中米的百分比
一九四五年十二月	二二.三	二二.〇二五	九二.六	二六.六三
一九四七年五月	二二.五	二二.九	九二.六	二六.六三
一九四八年五月	二二.五	二二.九	九二.六	二六.六三
一九四九年五月	二二.七	二二.五	九二.六	二六.六三

一九四九年七月, 按全國平均的每日消費: 口糧一、二五九熱量, 黑市購買的食品二一〇熱量, 或即購買口糧所消耗的價值之百分之三四(註五)。

(註三) 全上, 一九四九年, 十月十九日。

(註四) 一合等於一四〇格蘭姆。

(註五) 根據下列關於牛奶、肉與雞蛋消費的材料, 可以得出關於脂肪與蛋白質消費降低的若干概念。每個人每日消費的格蘭姆:

	一九三〇——一九三四年(平均)	一九四七年
牛奶.....	一一.三九	七.五五
肉.....	七.七六	二.二九
雞蛋.....	七.七六	一.五一
總計二六.九一		一一.三五

我們沒有關於魚類消費變動的材料, 魚在日本乃是一種主要的蛋白質食品, 但根據關於魚的捕獲量材料判斷, 無疑的, 魚的消費比戰前減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(上表見“Oriental Economist”,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)。

因此，甚至在一九四九年，在糧食供給標準已有些增加之後，日本勞動人民的營養還比戰爭期間壞許多。

談到衣着，一九五〇年初所發表的政府「白皮書」曾報告，日本人民的衣着，與一九三四—一九三六年的水平比較，祇有百分之一九是有保證的。該「白皮書」承認，日本的居住條件仍然是極困難的。

戰後，日本有大批的勞動者在饑餓着，這一事實，甚至官方的資料都已承認，在各地調查狀況的客觀的調查員與新聞記者自更不待言了。一九四七年政府的「白皮書」，曾引述了關於日本學校中兒童身長與體重的比較材料。

一九三七年與一九四六年學生的身長與體重（註六）

年級	身長（公分）		體重（公斤）	
	一九三七年	一九四六年	一九三七年	一九四六年
第一	一一〇・三	一〇七・〇	一八・四	一七・六

第 二	一 一 六 ・ 四	一 一 一 ・ 九	二 〇 ・ 四	一 九 ・ 三
第 三	一 二 〇 ・ 三	一 一 六 ・ 九	二 二 ・ 五	二 一 ・ 六
第 四	一 二 五 ・ 五	一 二 一 ・ 〇	二 四 ・ 七	二 三 ・ 三
第 五	一 三 〇 ・ 五	一 二 五 ・ 六	二 七 ・ 二	二 五 ・ 二
第 六	一 五 四 ・ 七	一 二 九 ・ 九	二 九 ・ 三	二 七 ・ 五

『學齡兒童的發育，無論就體重言或身長言，都延遲了一年；』——「白皮書」的結論。

全蘇職工會總會書記塔拉索夫，曾於一九四七年三月—四月以職工會世界聯盟委員會委員身份訪問日本，他寫道：「在訪問企業時所得到的主要印象不外是：人的勞動，在日本極不值錢。就其極低的報酬這個意義來說是如此，這裏沒有任何勞動保護，沒有對勞動者任何關懷這方面來說，亦復如此。

到處可以看到兒童與青年的勞動的廣泛採用。在京都織機工廠中及東京電

(註六) "Nippon Times",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。

氣工廠中，我們曾看到許多大約從十一歲到二十歲的女孩，並且其中有一些，十歲年齡就已經與大人一樣的工作了。換句話說，他們在童年時即開始在企業中工作了。最特別的是，甚至在發薪工資時，女童工的報酬較低。我曾在電氣工廠中看到：一個二十二歲的少女與一個十一歲的男孩，併排在兩架機子上執行同一種工作，雖說男孩報他是十六歲了，而男孩的薪額却高過他的女隣人的薪額到一倍半。」（註七）

新聞記者庫爾甘諾夫寫道：「在工廠中，兒童、婦女、老人，都在酷暑中操勞着。他們都赤裸着半截身子在機器間游動。甚至會不相信，我們係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，我們在與六個誇耀着自己文明的美國軍官，沿着這個長而黑暗的車間併行着。真會不相信，什麼角落裏會有汽車疾駛，有火車通過，有載重飛機在什麼城市上空盤旋。人們從早到晚在這裏勞動着。爲了買一小片

腐臭的魚，就必須在奇異而複雜的花紋的腰帶上彎着身子，每天坐着繭上十二個鐘頭。兩百年前是這樣的。明治維新以前是這樣的。財閥的萌芽與繁榮時代是這樣的。現在，日本投降以後，在這個工廠中還是這樣生活與勞動着。

不錯，絲毫不曾改變過。絲毫不曾。」（註八）

新聞記者M·別里雅耶夫敘述其東京巡禮的印象時寫道：

「……我曾到過一些富裕的日本人的住宅，這些日本人曾用住在「下窪」的人們的血汗創造了自己的幸福與修華。這些住宅乃是舒適的日本自然環境、太陽和光線以及城市文化的設備之綜合……」

不錯，住在丘崗上的人們是修華而設備方便的。可是，今天我第一次認識了東京、我和我的同伴，我們沿着「下窪」的一條街道走去。盡是腐爛的臭氣、溝渠，充滿垃圾與穢物，覆着惡劣屋頂的破爛小房子。窮人們面黃肌瘦，佝

（註八）「在日本的美國人」，一九四七年，第三八—三九頁。

僕形狀的小孩子成羣結隊，無家可歸者蜷伏在垃圾堆上。這裏沒有太陽，在小房子的屋頂上，從二十公尺高的丘崗上垂下濃密的樹枝，這裏永世是陰沉與黑暗的。污濁的水溝從各方面向街坑中傾瀉，充滿了臭氣，那裏的空氣，即使沒有這些臭氣，也是充滿了毒素的。東京的無產階級就住在這裏。

……那兒，在被炸彈炸毀的河道欄杆附近，在城市的中心，那帶着饑餓面孔，穿着污穢衣服，形容疲憊而可怖的拾荒的人們，在結束工作。你過去看看，這些窮鬼們的眼睛，在看到行人嘴上所突出的香煙時，是具着如何貪婪而憂鬱的焦灼神情啊。因為想吸煙，可是一枝香煙要整整十塊日元……

這兒是東京的乞丐……在「七區」中心富戶人家的門口，靠着車站的牆邊，在橋頭上——到處都有他們蹲着，伸出顫抖的手，向行人們哀求可憐的捨施。還有另外一種乞丐：他們低垂着眼簾，手裏拿着帽子，緘默無語，緩慢地走向人羣的奔流，或者同樣緘默無語地站在十字街頭。當你給這種窮人以十

塊日元的鈔票時，你會在他深陷的兩頰上看到羞愧的紅暈表情，並微微地聽到特別的感謝話。

這就是受麥克阿瑟的民主代用品所恩施的那些日本智識份子。

我曾同一個這樣的乞丐談過話，他名字叫神條。他是一個中學教員。他有一個很大的家庭，妻子患着很重的結核病，薪水不夠開支。

「現在我是個乞丐，不過這不是我的過失。當我空閒時，我便到這裏來，到皇宮廣場來，離開我的學校很遠，來請求捨施。不過老這樣生活下去是不行的。」——他結束了自己悲慘的自述。

在日本，這種不能以忠誠勞動來保證自己生活的勞苦者們，貧窮與絕望已達到何種程度，實難加以描述。我曾看到一位老人名叫前田，他每天從早到晚都圍着垃圾箱，尋找廢物。前田也是個教員，多少懂得一點俄語，會說英語。他曾把自己四十年的生命獻給了學校。而現在呢，沒有能力工作了，他好比是

一隻喪家之犬。

在東京，神田區的一個學校裏，我參觀了中學教員的會議。在九十個人中，祇有六七個人是衣着整齊的，十五至二十個人尚過得去，其餘的，就外表看來，簡直像叫化子，好點說也像苦力：穿着破爛而打補綻的褲子，拖着纏滿線繩子的破皮鞋。

在與會議主持人的談話中，我談起從前不剃鬚子的鬚髯公。我的談話人憂鬱地笑道：「他們甚至一個星期都不刮一次鬚子的：預算不許可。」後來他補充道：「他們之中的半數，今天還什麼東西都沒有吃的。」（註九）

大量的及與日俱增的失業現象，乃是日本勞動者之可怕的鞭子。一九二九——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危機年代，是戰前日本失業現象之創記錄的年代；在這些年代中，失業者與半失業者數目達三百萬人。根據政府「白皮書」的材料，

（註九）「火花」，一九四九年，第二期，第一三——一四頁。